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積七

宋 王 元 澤 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

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
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
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遠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
哉悲天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
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為也有為卒至於無
為無為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

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

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
為患以寵為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
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

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子州支伯則

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
善卷則以衣皮毛葛絺出入息足以逍遙

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
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

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

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
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

逍遙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莫以
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

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
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

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
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

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
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

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
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故天之所

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

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
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

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敵者不知而傷生以爭

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弑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為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

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久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為惡視富貴不以為好當魯君之致幣則默然不顧而誰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物之儻來而為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也故曰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真以治身者以身為入道之本也身入於道則推其餘以為國家崇其末可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然為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

非為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夫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者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常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為重物為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生所以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柅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

興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曾中所以道遠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膾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

矣豈務殉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寒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

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

任者自足也自媒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為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為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為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汨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此子貢遠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于隨于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管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管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
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
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
天下閭閻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
避之以澤吾行二子非至於首陽之山遂餓
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
已則必不賴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
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
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
能知天人之所為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
故管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
為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
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諂不徇之士也夫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
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
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
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達於
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諂徇之士

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為
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為言各有其序矣夫
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
不以天下為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
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邪越累心而逃
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顏闔列子原
憲曾子顏回不以貧賤為意而務去及其
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
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
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絕而自適也
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
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
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宋 王 元 澤 傳 積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
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

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
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